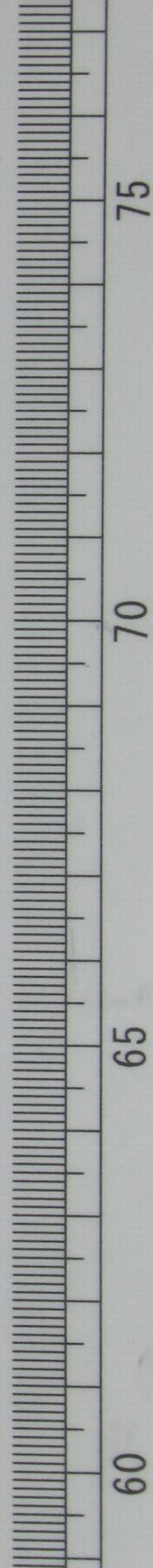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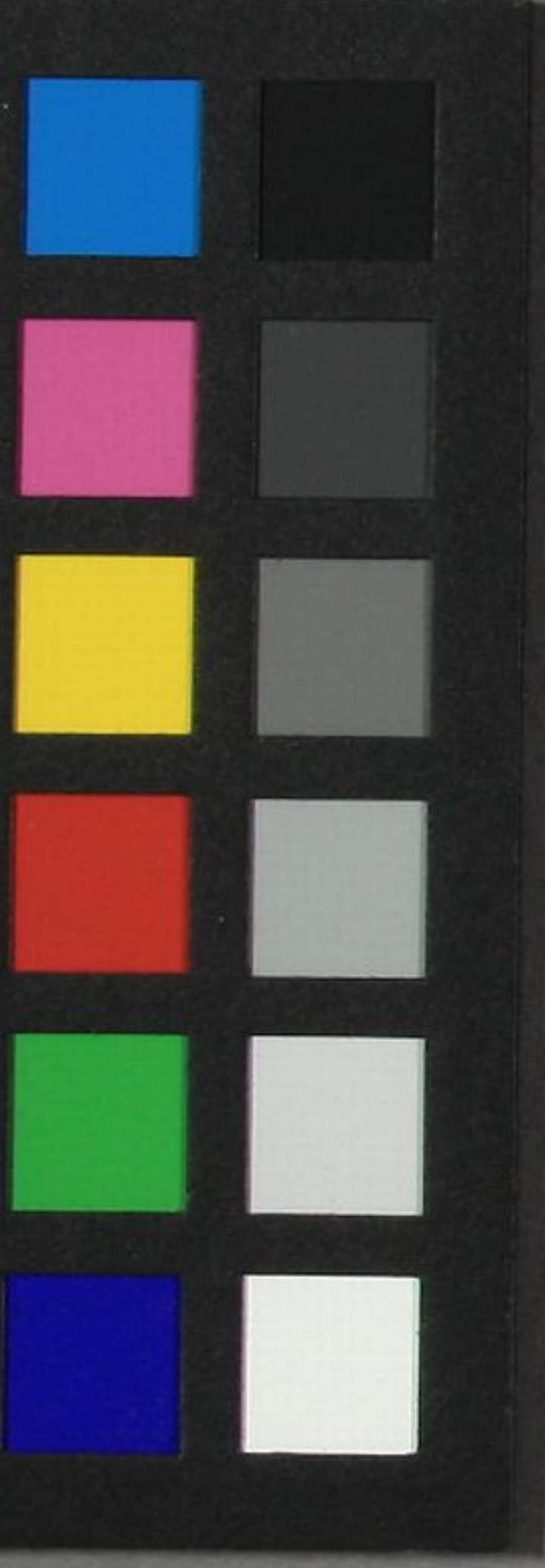


賣油郎

獨占花魁



說汴涼

貴山準

說汴涼來道汴涼 汴涼城里好地方
 汴涼城西八里地 有村名金家庄
 村中有位金員外 一輩子沒見姑姪
 玳个乳名瑶琴姐 眉青目秀長的虽
 十四歲 指全孝公 而且 是書好文章
 女工針 自因本地遭荒旱 便地玳賊民遭殃
 便地玳賊民遭難 跟他爹娘去討荒
 路遇京兵冲散个 瑶琴姐眼前不見
 爹合娘

这也是瑶琴姐有难松林之中去躲藏
也过日天明京兵退瑶琴姐找爹合娘
不说琴姐找父母迎面来了他的街
此人姓卜名桥字台头看见瑶琴姐
闲言便把侄女叫斗声侄女听其详
跟我走把跟我走一我去找你的爹娘
琴姐闻听心欢喜叫声叔人听其详
领我找有父合母这一辈子来好心肠

这也是了卜桥当瑶琴姐桥上苏杭
琴姐止了卜桥当跟省卜桥上苏杭
贼卜桥把琴姐府二百两良子卖与
把琴在王九妈店玳名就叫花奎棠
姐卖在王九妈店玳名就叫花奎棠
苏州府大邦之地独叫花奎占头行
二十两良子过宿二十吊同个飲酒江
小花奎街去陪酒正东来了賣油郎
这日大街去陪酒正东来了賣油郎
此人姓秦名秦仲人人称他賣油郎
終日担有香油担大街賣油度时光

香担放在大街上猛合头看见二人
由担放在大街上猛合头看见二人
观见他黑珍墨染鬓边斜插花海棠
人的乌云如湾生人柳眉两道水令人杏眼一双
红仆人的英蕊口白束人良牙两行
尖门代有光嘴巴蕊粉面通闲鼻梁
耳代八宝渡金墜飞翠钳子放毫光
六月三伏天气热瑶琴姐
青水衫就把把绿纱会穿什
红袖裤子大摔当

金莲不大将三寸又不倒连又不腓邦
白绫果脚巴足果青缎小鞋花满帮
伸出尖夕如嫩笋胳膊上金响叮当
胸前里代有纱代内里边扣在里藏
不见说话下刺劲口内含有子棋榔
坐在轿今鴉子咀小金莲尅膝盖上
里擗省观不尽的美低下去暗思量
闲言就巴象人向尊声亲友听其详

这是谁家美娘子 模樣長了一个余
衆人说 此人就在 他的名字花奎棠
二十两 艮子过宿 小秦仲 未暗思量
衆人 講論花奎女 低下头
有心要交花奎女 賣油本小得化光
有心不貪花奎女 往是男子在世上
巴吃少哈少交女 从今後少 少穿几件好衣裳
一天積下几个架不住日久共天長

有秦仲積了 二年半 仁两 艮子才湊上
艮子積了 这天不賣香 老板 鴉說秦掌柜近
秦仲他 油近了店 老板 店什麼勾当
秦仲說 向多問卷 道你院下飲酒漿
大街賣 下姐兒 看中那个与他床
老鴉說院 十几个 看中那个与他床
秦仲說 子未看上 看中了花奎小美
別的女 子未看上 看中了花奎小美
石保聞听 一列嘴 說道是說話有点法
提玳我女交的客 秦掌柜 長当甫
不是那官 油徽行
一宿 艮子二十两 二十吊同个飲酒漿

秦仲闻听这句话 他巴那二 放在床
老保见良子改了咀 十两良子
子一 叫了声秦 大下你
你门下俩要交好 你还得 听其详
贾香油 个油大代 未穿什应好衣裳
古芦一 你要是不巴衣裳 怕的是我 文兒见了
秦仲无奈出了店 去展同个换衣裳
又展了半年六月个 半申衣裳才换上
今天 手拿良子 近了店老保一见笑面楊

秦大下的不凑巧我女培客十晚上
今天来 你们下冈要交好 架不住日久共天良
秦仲说 去十天正在等半年奈何方
别说他 秦仲说二 子交方何 迈闹大步出店房
日月如梭崔人老 光明是前十晚上
秦仲这天进了店 未看见花奎女 交
扭向回头往外去 老保他 来拉衣裳 外
秦大下的真奏巧 我女无客空了房

跟我走来跟我走 跟我去到花菱上
手拉秦仲花楼上 老妈过来现茶江
不说秦仲巴茶饮 再说花奎小姜娘
小花奎里去培酒 日落黄昏回店房
大顺号院子当中下了桥 欵欵金莲上菱堂
上菱来未巴别人 看见秦仲坐在床
花奎有点看不上 回过头来问保娘
我的媽 谁出的客 可是与谁出客商
这是与

他的那出身事低撈不準

他知幹的那一行

老保闻听这句话

也方秦仲未瞞藏

老保说此人就在南关住

他家开自油徽行

家大業大良个廣

有良个不爱穿官亭油
莫本徽那一些好衣裳

老保说罢巴菱下

在菱上抛下花奎棠

小花奎

二番他巴秦仲看越看心中月窝昂

花奎又巴老妈叫急忙与我摆酒浆

老妈闻听这句话他巴酒未放在床

这一回喜坏那个喜坏秦仲贾油郎
少不的摆酒咱二人
小花奎吃酒人飲
不巴秦仲讓一讓酒
培酒代了八分酒这一乎酒下去
老媽他畢下娄去在娄上抛下秦仲
收什一
秦仲急忙巴床下
眼前日落黄昏后忙巴良灯来点上
一乎暖茶杯中抱怕的是娘子酒湯

有心上前去叫醒又怕醒酒伐窠
等省巴来等省巴忽听他娄起了邦
一更一点月正東秦仲台头观分明
紙胡天棚如雪洞方裏舖地亮又光
八仙桌子中间放卓子上更宿代客
穿衣鏡子照八方殊砂力屏分西東
閃緞公子閃緞被还有子表与卦中
愿不乃
一宿良子二十刃
长了人頭一百成

哈巴茶未床上坐这才是喜坏贾哥
有秦仲奎去说话小花奎倒又睡着
眼望花奎去说话往后路
有心叫醒说句话又怕醒来个亥我
等有白巴未等这巴猜醒未好巴话说
秦仲正巴花奎等忽听樵娄四更罗
四更四点月平西有秦仲醋暗省急
被更波怕外子冷与外子盖上几件衣
送今才巴外子会不诀与我闹皮气

今天幸巧遇见我遇见别人定不依
明日要与你保外你的皮肉准受曲
有心叫醒说白话又怕醒酒病我代
等有白巴未等有罢等有外子醒未左
秦仲正拔去奎等唵樵楼五更古罗
五更五点月照外照出伏山火在缺
一睡他到大天亮身子一扭起了床
抬个眉未睁个眼台头看见贾油郎

由

九

昨夜保外由的客一夜未与他全床
作夜晚上方他丑今日方他摸樣虫
花奎有点过不去手拉秦仲贯米湯
昨夜晚上代了酒怎麼不見地下脏
秦仲说子代了酒急忙我用袍袖庄
我見外我花奎摆手说不信小秦仲子放在床
花奎拿玳袍袖有这一古酒味動的
哈酒二说与罢茶用那个老媽打茶去

秦仲说
一中暖恭怀中抱外子哈茶上不凉
几句话打勤花奎打花奎他的心腸
莱州府官本不少无有此人心眼虽
交的客地視餘養我的老我到不如人去待良
小花奎開口便罢我跟他奔声大下听其详
你的那低猫不准不知作的那一行
出身三
百家性上那个字你可是那越不孙
秦仲说保兑你講言说盟的细假行

本那日是老保巴你哄你听我说其详
家住本在南门外离了十里秦家庄
姓秦名仲是我名外人送号贾油郎
在秦说有大本敢睡小奴一晚上
秦仲说我展良子三年光景会红庄
在秦闻听心不忍手捧要付下了床
手拿要什闹人柜那号李二放在床
这是良子二百刃急心舒泡出店房

回家作个香油本本要大了利必长
剩下良子巴衣换一年四季换衣裳
秦仲闻听心中喜手叩良子出店房
不说秦仲出了店再说花奎女交外
自几秦仲出了店中朝每日倒在床
夫不梳来脸不洗假庄风魔罢病庄
保一見花奎床到每日見天犯愁腸
咱不说花奎来甃再说公子小吴虫

北门外子叫吴八他父现在坐正堂
有个公子馮言他这烟花柳巷长咍当
吴公子店门外后这天去了近店房
他与花奎有来往边步就巴乞娄上台头为见乞奎掌
走上前来拉一把叫声乞奎听其详
乞奎说病不能陪你飲酒江
吴公子闻听此言心不说醉了公子小吴虫

怒就巴楼来下迈勤大步出店房
回府去手十几尔代领眾人近店房
叫来打手到王九北楼拾去乞奎堂
巴眾人领馮的店店一时抬到江边上
眾人抬看出了店家将台省巴船上
家将台省巴船上吴公子叫声家将
急忙打朋要勁魯你少下湖挑長江
相公闻听不代慢急人忙人奔長江
吴子又巴家将叫你巴那菜来罢上

家將聞听这句话 忙把酒菜来摆上
一桌酒席船上摆 吴公子好奎听其详
玳素罢来玳素罢 与你少下飲酒江
充奎说病不能培 身得不能培你飲酒江
吴公子闻听此话 心中叫声充奎听端详
从我吴八交了你 好良子化了几破
你長说此咱刀好 元是了头贯米湯
公吴子又巴家將叫 上前去与 我扒了
充奎堂

家將聞听这句话 一齐上前扒衣裳
忙把衣裳来扒下 绣圭扒下拐一傍
吴公子手句在手 上前去奎女姣外
只听兵兵连声响 只打的皮 内古
打的充奎疼难忍 吴公子听其详
急忙方我台下去 叫他冻死江边上
衆人拾玳充奎女 将他扔在江沿上
代着衆人回了府 江边充奎女魁元

小花城外眼着到来哭了声爹叫声外

眼望充奎无人就从那边来了秦仲卖油郎

自秦仲昏要回接听见女子泪俩行

秦仲合夫子细看但只见口边上赤

我有此人好面善莫辨下充堂

秦仲迈步往前走来到充奎他身傍

闲言又把充奎问叫声充奎听其详

我问你因何九媽店为何身落江边上

你今受了何人氣你因何洋有垂伤

充奎闻听这句话台头看见卖油郎

台头看见小秦仲好比那珠到身傍

咱门出店是为你为你出了王家店

只为你那天出了小奴佳魔巴病庄

那一介公子叫吴八他父罢任坐正堂

吴公子他方小奴那天无可近店房

慢朕就巴北娄上要方奴家飲酒江

说他二人未吊回泪说回笑未乐非常
飲酒飲到黄昏后日晚黄昏未太阳
老媽急忙下娄去他人安眠在娄上
一宿光景且不表过日天明出太阳
有秦仲去小奎要出店去上前奎来抱衣裳
秦大下且目漫老我还有一知心活卜
我看那不能容我老要病大下去以良
此地不能容我老要病大下去以良
秦仲说身要良子花奎说有病你佃大

西关有个成太号良子存我几皮相
你上南关我亲友城北关有我于外
秦仲闻听心中考一同花奎出店房
成太号付五良子病他于外近店房
他于外子近了店叫声亲家听其详
手合手良五百刃良子交站要病花奎出店房
立逼老保来化押老保闻听犯思量
有心放他去出水指这何人挑店房

有心不放去出门这了头我巴病庄
么打花奎近丁店好良子赠了几概
常言说来也為已我今放他去从良
也為人说不來也為已我今放他去从良
妾上東面我不要全当老外送架庄
花奎说西我不要我要那四个我
老保说方中預几狗老外不卦在身傍
老保亲手来化押花奎许配妻油郎
去入许配小秦仲母女三人出店房

小秦仲 夫人八个 拾有四个栽花缸
大街雇 来人八个 拾有四个栽花缸
衆明公要同花用 衆位不知所其详
上边培了一成士 那里边宝内里藏
為什玄宝里边放 為的是看中了如意
金良元宝里边放 為的是看中了如意
小秦仲代效玄奎 他二人就拜花堂
却先只是某 回家耕
州城里巴香油賣 到了良子闹油房
小花奎生了一玗 御笔欽点状元郎
这就是一筆古 富貴菜花金玉滿堂
古有观一筆古 富貴菜花金玉滿堂

